

七覺支

已說修五力；當說修覺支

雜集論十卷七頁云：

覺支所緣境者：謂四聖諦如實性。如實性者：即是勝義。清淨所緣故。

覺支自體者：謂念擇法精進喜安定捨。如是七法，是覺支自體。

念者：是所依支。由繫念故；令諸善法、皆不忘失。若有四念住，住循身受心法觀；安住正念，遠離愚癡；爾時便起念覺支。得念覺支，脩令圓滿。於諦明了於諦不忘。

擇法者：是自體支。是覺自相故。彼由此念，於法簡擇，極簡擇，遍尋思，遍伺察，審諦伺察；爾時便起擇法覺支。得擇法覺支，脩令圓滿。於諦解了於諦覺悟。

精進者：是出離支。由此勢力，能到所到故。彼由擇法，發動精進；心不下劣。爾時便起精進覺支。得精進覺支，脩令圓滿。於諦心勇。

喜者：是利益支由此勢力，身調適故。彼由精進，發生勝喜，遠離愛味；爾時便起喜覺支。得喜覺支，脩令圓滿。於諦心悅。心契悟於真法而得歡喜時，能覺了此法是否從顛倒法生，因此而住於真正的法喜。

安定捨者：是不染污支。由此不染污故，依此不染污。故體是不染污故。如其次第。

安者：除覺支，由安故不染污。由此能除羸重過故。輕安即是無染因緣。羸重為因生諸雜染。輕安是彼近對治故。彼由此喜，身心輕安，遠離羸重；爾時便起輕安覺支。得輕安覺支，脩令圓滿。於真諦中身心堪任。

定者：依定故不染污。依止於定，得轉依故。彼由輕安，便受快樂。樂故心定。爾時便起定覺支。得定覺支，脩令圓滿。於真諦中心住一境。

捨者：行捨是不染污體。永除貪憂，不染污位為自性故。彼由心定，能滅貪憂，住增上捨；爾時便起捨覺支。得捨覺支，脩令圓滿。於真諦心平等，心正直，心無轉動性。

如是覺支，漸次而起，漸次而得，脩令圓滿。

覺支助伴者：謂彼相應心心法等。

覺支修習者：謂依止遠離，依止無欲，依止寂滅，迴向棄捨，修念覺支。如念覺支，乃至捨覺支，亦爾。如是四句，隨其次第，顯示緣四諦境修習覺支。所以者何？

若緣苦體為惱苦時；於苦境界，必求遠離。故名依止遠離。

若緣愛相苦集為苦集時，於此境界，必求離欲故。名依止離欲。

若緣苦滅為苦滅時，於此境界，必求作證故。名依止寂滅。

棄捨者：謂趣苦滅行。由此勢力，棄捨苦故。是故若緣此境時，於此境界，必求修習。故名迴向棄捨。

覺支修果者：謂見道所斷煩惱永斷。由七覺支，是見道自體故。

瑜伽二十九卷十一頁云：此復云何？謂七覺支，諸已證入正性離生補特伽羅，如實覺慧，用此為支，故名覺支。即此七種如實覺支，三品所攝。謂三覺支，奢摩他品攝，三覺支，毘鉢舍那品攝；一覺支，通二品攝。是故說名七種覺支。謂擇法覺支、精進覺支、喜覺支，此三觀品所攝。安覺支、定覺支、捨覺支，此三止品所攝。念覺支一種，俱品所攝。說名遍行。彼於爾時最初獲得七覺支故名初有學。見聖諦跡。已永斷滅見道所斷一切煩惱。唯餘修道所斷煩惱。

瑜伽十四卷十四頁云：

五下分結五上分結

又有二種下分。謂見道、是修道下分。欲、是色無色界下分。約此二種下分，說五下分結。依初下分，說薩迦耶見、戒禁取、疑。依第二下分，說貪欲、瞋恚。又有二種上分。謂色界及無色界。依此二種上分。說五上分結。或有無差別結。謂色貪無色貪。或有有差別結。謂愛上靜慮者掉。慢上靜慮者慢。無明上靜慮者無明。(《中觀,瑜伽部 T30》p.352.1 ~ p.352.2)

「結」有二意：1 合也，能令與苦和合。2 難可解脫，煩惱不容易斷。

十使

一貪欲，二瞋恚，三無明，四慢，五疑，六身見，七邊見，八邪見，九見取見，十戒取見。一切諸使中以此十使為根本，故標出為十使，依惑性之利鈍而分之：前五者曰五鈍使，後五者曰五利使。十使總稱見思二惑，亦名見所斷見惑，修所斷思惑。俱舍之義，謂前四使通於見思二惑，**疑以下之六使，唯為見惑。**

見所斷煩惱斷，薩迦耶見（分別我執）、戒禁取、疑。

《俱舍論》的解釋，薩迦耶見包括邊見、見取以及邪見。

修所斷下分結上中品斷，「下分結」指欲界的貪瞋。初果繼續修四念處，來斷這個貪、瞋。而貪、瞋各分上中下三品，而三品又各有上中下品，加起來就是九品，欲界有九品的思惑。斷下分結上中品斷，就是下分結中欲界貪瞋的上品、中品，又各有三品，合起來就是六品，這六品斷掉了，這就是二果（一來果，再來欲界一番）。如果這六品你沒有能斷完的話，那時候就是向二果，也叫做二果向。**即此無餘斷**，下分結裏邊剩餘欲界貪瞋的下品（有上中下三品），完全是息滅了，就是三果聖人了。欲界的煩惱完全無餘斷了，欲界不能再繫縛，就生到色界天，這是不還（欲界）果。

上分結無餘斷。「上分結」就是色界、無色界的煩惱也是五種，色愛、無色愛、掉舉、慢、無明（俱生我執）。三果聖人繼續的要修四念處斷了五上分結，就是阿羅漢果了。

八支聖道

法蘊足論五卷十二頁云：如是所說八支聖道，及餘無漏行。名趣苦滅道，如說聖行是真實道；究竟離苦，趣涅槃故。如是聖行，名道諦者；謂此名聖行，**真實**是聖行；此名為道，**真實**是道。**若佛出世，若不出世，如是道法，法住法界。一切如來，自然通達等覺宣說施設建立分別開示，令其顯了。**謂此是聖行，此是道；此是聖行性，此是道性；是真是實，是諦是如；非妄非虛，非倒非異；故名道諦。**名聖諦者；聖、謂諸佛及佛弟子。此是彼諦。**謂彼於此，知見解了，正覺為諦。由是因緣，名趣苦滅道聖諦。復次趣苦滅道聖諦者，是假建立名相言說，謂趣苦滅道聖諦。過殞伽沙佛及弟子，皆共施設如是名故。

瑜伽師地論 > 卷第二十九

彼於爾時最初獲得七覺支故名初有學。見聖諦跡。已永斷滅見道所斷一切煩惱。唯餘修道所斷煩惱。為斷彼故修，習三蘊所攝八支聖道。（雜集論十卷八頁云：八聖道支所緣境者：謂即此後時四聖諦如實性。由見道後所緣境界，即先所見諸諦如實性為體故。）

此中正見、正思惟、正精進，慧蘊所攝。正語、正業、正命，戒蘊所攝。正念、正定，定蘊所攝。

問：何因緣故，名八支聖道。答諸聖有學已見跡者，由八支攝行跡正道。能無餘斷一切煩惱，能於解脫究竟作證。是故名為八支聖道。（大毗婆沙論一百四十一卷十頁云：問：何故此八，名為道支？答：所履通達，故名為道。八是彼分，故說名支。正見，亦道，亦支。餘七，是支，非道。）

當知此中，若覺支時所得真覺，若得彼已以慧安立如證而覺。總略此二，合名正見。（瑜伽八十三卷六頁云：又正見者：能善通達真實法故。瑜伽八十四卷二頁云：又能了知四聖諦故；名為正見。法蘊足論五卷十二頁云：云何正見？謂聖弟子，於苦思惟苦，於集思惟集，於滅思惟滅，於道思惟道，**無漏作意相應**，所有於法揀擇，極揀擇，最極揀擇，解了、等了、近了、機點、通達、審察、聰叡、覺、明、慧、行、毘鉢舍那；是名正見。）

由此正見增上力故。所起出離（遠離一切邪分別，籌量義理的如法思惟。）、無恚、無害分別思惟名正思惟。若心趣入諸所尋思，彼唯尋思如是相狀所有尋思。（云何正思惟？謂聖弟子，於苦思惟苦，乃至於道思惟道，**無漏作意相應**，所有思惟，等思惟，近思惟，尋求，等尋求，近尋求，推覓，等推覓，近推覓，**令心於法，粗動而轉**；是名正思惟。）

若心趣入諸所言論，即由正見增上力故，起善思惟。發起種種如法言論。是名正語。（離虛誑語、離離間語、離粗惡語、離雜穢語的四種語業，叫作正語。）

若如法求衣服、飲食、諸坐臥具、病緣醫藥、供身什物，於追求時，若往、若還，正知而住。若睹、若瞻、若屈、若伸、若持衣鉢及僧伽胝，若食、若飲若嗽、若嘗，正知而住。或於住時、於已追求衣服等事，若行、若住、若坐、若臥。廣說乃至若解勞睡，**正知而住，是名正業。**（正業。謂於修道中，由相續無漏作意，思惟諸諦故；**得三種離斷生命、離不與取、離欲邪行的三種身業，聖愛戒所攝。**）

如法追求衣服飲食，乃至什物，遠離一切起邪命法，是名正命。（以無漏的智慧除捨五種邪命的正生活。五種邪命是{1}為利養詐現奇特，{2}為利養自說功德，{3}為利養占相吉凶為人宣說，{4}為利養高聲現威，令人畏敬，{5}為利養稱說自己所得的供養以動人心。）

若遠離攝正語、業、命，彼於證得無漏作意，諸覺支時先已獲得。問何故此名**聖所愛戒**？答以諸聖者賢善正至，長時愛樂欣慕悅意，我於何時，當正獲得諸語惡行、諸身惡行、諸邪命事不作律儀？由彼長夜，於此尸羅深心愛樂、欣慕悅意，故獲得時名聖所愛。

獲得如是聖愛戒已。終不正知而說妄語，終不故思害眾生命，終不故思不與而取，終不故思行欲邪行，終不非法求衣服等。即由如是聖所愛戒增上力故，於修道時乃至所有語業、身業、養命事轉，亦得名為正語業命。

依止正見及正思惟、正語業命，勤修行者，所有一切欲勤精進，出離，勇猛勢力，發起策勵其心，相續無間名正精進。（正策勵。謂於修道中，乃至思惟諸諦故；於所修習念住正斷、神足、根、力之中，欲樂正勤策勵勇猛堪任難制，心正奮發相續精進性。）

成就如是正精進者，由四念住增上力故，得無顛倒九種行相所攝正念，能攝九種行相心住，是名正念及與正定。（云何正念？謂聖弟子，於苦思惟苦，乃至於道思惟道，**無漏作意相應**，所有念、隨念、專念、憶念，不忘不失，不遺不漏，不失法性，心明記性，是名正念。云何正定？謂聖弟子，於苦思惟苦，乃至於道思惟道，**無漏作意相應**，所有心住、等住、近住、安住、不散不亂，攝止、等持、心一境性，是名正定。）

如是一切八支聖道。總立二種。謂無所作，及住所作。無所作者，謂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。住所作者，復有二種。謂奢摩他、毘鉢舍那。正見、正思惟、正精進是毘鉢舍那，正念、正定是奢摩他。

如是清淨，正語業命為所依止，於時時間，修習止觀。能斷諸結，無餘永斷。能得最上阿羅漢果。長時相續名為修道，多時串習斷煩惱故。率爾智生，名為見道，暫時智起即能永斷諸煩惱故。由是因緣，正語業命於修道中方始建立。

由如是等漸次修習三十七種菩提分法加行方便。是名菩提分修。

（<<中觀,瑜伽部 T30>>p.444.2 ~ p.445.2）

八正道與聞思修三慧、戒定慧三學及信願行之關係

涅槃為首。謂以聞所成慧為因。於道、道果涅槃起三種信解。一信實有性。

二信有功德。三信已有能得樂方便。如是信解生已。為欲成辦思所成智。身心遠離憤鬧而住。遠離障蓋諸惡尋思。依止此故便能趣入善決定義思所成智。依止此故又能趣入無間殷重二修方便。由此次第乃至證得修所成智。

是以**涅槃**為目標，為到達修學佛法的目標→→正覺解脫，先要有聞、思、修三慧。而成就「正見」（瑜伽八十三卷六頁云：又正見者：能善通達真實法故。瑜伽八十四卷二頁云：又能了知四聖諦故；名為正見。），最先是要有聞慧，對於緣起、因果、事理、四諦、三法印等，從聽聞正法而有正確深切的信解而以佛法為自己的見地。（**此即為聞慧**）。正見是分別善惡邪正、真妄（世出世間），而捨邪惡而信受善正，捨世俗苦集之妄而信受出世滅道之真。

依雜含卷二八·七八五經這是「於法選擇，分別、推求、覺知、點慧、開覺、觀察」的抉擇正見。但如正見善惡因果，生死的相續與解脫，還是世間的正見，只能「轉惡向善」而不能出世。必須「轉迷啟悟」，成就出世「**依離，依無欲，依滅，向於捨**」的解脫正見，依此起正志...乃至正定才能「轉凡成聖」。這樣對於四諦緣起的如實知見→正見，並不是浮淺的印象，要精進的努力，正念的專一，才能成就。謂以聞所成慧為因。於道道果涅槃（四諦）起三種信解。一信實有性。二信有功德。三信已有能得樂方便。（**此即為信**）

有了正見，即能引發「正志」（英譯正思惟。由此正見增上力故；所起出離無患無害分別思惟，名正思惟。），正志是「分別、自決、意解、計數、立意」。這是以正見為理想，而立意去實現的審慮、決定、發動思（**此即為願**）。正思即「如理思惟」，經過慎密的思考，而達到更深的悟解→→思慧（為欲成辦思所成智。身心遠離憤鬧而住。遠離障蓋諸惡尋思。依止此故便能趣入善決定義思所成智（凡所思惟唯依於義不依於文。））；同時也是經思考而立意去實現之志願。由思慧之勝解亦即有立志實踐之願，必能引發正行（**此即為行**）。

所謂正行，即是在與正見相應、成就正志同時而能身體力行的實踐，一開始是「正語」、「正業」、「正命」之戒學，終至正定。

正語（若心趣入諸所言論；即由正見增上力故，起善思惟；發起種種如法言論。是名正語。）是不妄語、不綺語、不兩舌、不惡口，而說愛語、慶慰語、諦語、法語、引攝義語。

正業（若如法求衣服飲食諸坐臥具病緣醫藥供身什物；於追求時，若往若還，正知而住；若睹若瞻，若屈若伸，若持衣鉢及僧伽胝，若食若飲，若噉若嚙，**正知而住**；或於住時，於已追求衣服等事，若行若住，若坐若臥，廣說乃至若解勞睡，正知而住；是名正業。）是不殺、不盜、不淫，而且一切行動皆能正知而住。

正命（如法追求衣服飲食，乃至什物；遠離一切起邪命法；是名正命。）是合理的經濟生活，而不邪命自活（顯揚七卷十五頁云：犯邪命攝者：如有一人、為性大欲，及不知足，難養難滿。又以非法求覓一切衣服飲食諸坐臥具病緣醫藥及餘資具；不以法故。此人為求衣服飲食等因，顯己功德；故於他人前，詐現非其自性及非串習威儀。又現諸根寂靜，無有掉動；意令他人謂己有德，當有所施，及以供事。謂衣服飲食諸坐臥具病緣醫藥、及餘資具，身業給使。又復此人，形貌躁惡，發言麤獷，無所忌憚，嚴飾

其身，稱揚己名及與種姓，或復多聞，或廣持法。為得利養及恭敬故；而為他人宣說諸佛及佛弟子所演之法。或自說己實有功德。或少增益。或令他人稱顯異相。為求多勝衣服飲食，及餘沙門種種資具；雖復衣服無所闕少；故現受用弊壞衣服。意令信我長者居士，知闕少故；便多施與上妙衣服。如衣服，餘沙門資命之具，亦復如是。又於信敬婆羅門諸長者所，不得如所欲物；或是所無，或是受用，不可與故；而便逼切訶罵求索。或得下劣之物，輕毀退還；對施主前，說如是語：咄善男子！有餘善男子善女人，若比於汝，族姓下劣，資財貧匱；尚能捨施如是如是妙可意物；況汝於彼，族姓高勝，富有財產；而以如是鄙可惡物，施於我耶。諸如是等，或依詐現威儀，或依非法言說，或依稱顯異相，或依逼切訶罵，或依以利比引於利，非法求覓衣服飲食坐臥之具病緣醫藥及餘資具；不以法求。是謂邪命。如是名為犯邪命攝。）。

「正精進」(依止正見及正思惟正語業命勤修行者，所有一切欲勤精進出離勇猛勢力發起策勵其心，相續無間，名正精進。)是離惡向善，止惡行善的努力，遍通一切八聖道支，但如專從止惡行善來說，即**戒的總相**。以正見為眼目，以正志所行的正戒為基礎，以正精進為努力，這才從自他和樂的止惡行善，深化到自淨其心的解脫。

「正念」(謂於思惟諸諦；或依奢摩他道，或依毘鉢舍那道，或依雙道，於所修習擇法正勤喜安等持捨遍覺支中，念、及正念、隨念、諸念、不忘念、心明了性，及不忘失，極不忘失，極不忘失諸法性。)是對正見所確認之緣起四諦，能心明了性、念念不忘失的憶持現前。

「正定」：念是定的方便，因念的繫念不忘而得一心，即正定(於所修中，正念攝故；令心內住、等住、安住、近住、調順、寂靜、最極寂靜，專注一趣，及以等持，)。由於九種心住、心的湛然寂靜，如實正智能依之現前。(成就如是正精進者，由四念住增上力故；得無顛倒九種行相所攝正念，能攝九種行相心住；是名正念，及與正定。)正念與正定，即修慧階段。由**修慧**——與定相應的正見而發無漏慧，才能完成正覺的解脫。

八正道的修行，即戒、定、慧三學的次第增進，也是聞、思、修三慧的始終過程，為聖者解脫道的正軌，故又名之為**古仙人道**。因為正法是本來如此的，能入涅槃的修行正道，也是本來如此的，所以不論是過去或未來過去一切佛，無不經歷此正道而得入涅槃，他是永久不變的；而不論是大乘或小乘，他是普遍平等的，八正道是向上、向解脫正覺的**唯一道途**。佛法的德行，貫徹於正確的正見中；由知見來指導行為，又從行為而完成知見：這是知行合一。依正見而有向於究竟至善的正志，才能引發正行。若無願而行會漫無目的而一事無成，所以要以願導行；但徒有志願不去實踐，則淪為空願，所以要以行山填願海。要有清淨的三業，自他和樂的德行，合理經濟生活，才能有定慧的修養，這都有相依相成的關係。完善向於解脫的德行，決不能忽略這完整性。在八正道之後加上正智、正解脫二支，則成為十無學法。

佛為須跋陀羅說：外道們沒有八正道，所以沒有聖果，沒有解脫。我(佛)法中有八正道，所以有聖果，有解脫。這可見八正道是能入於涅槃的唯一法門了。

這在大乘的《楞伽經》中，也還是這樣說：「唯有一大乘，清涼八支道」。

佛教中，每有一種錯誤的傾向，就是不求法住智，而但求涅槃智。對於因果緣起的必然性，四諦的價值決定，常是並無希求；有的以為這早都已經知道，需要的是開悟，是明心見性。不知道沒有修成法住智，涅槃智是不會現起的。由於偏向證悟，弄到一開口，一下手，似乎非說心說性，談修談證不可。於是乎失去了悟入的必要過程，空談些心性、空有、理事，弄得內外也不辨了。

在八正道的正見中，有著一定的程序，主要是：「**先得法住智，後得涅槃智。**」佛為深摩說：「不問汝知不知，要先得法住智，後得涅槃智。」這是怎樣的肯定、必然！什麼是法住智？什麼是涅槃智？依〈七十七智經〉說：一切眾生的生死緣起，現在如此，過去未來也如此，都是有此因（如無明）而後有彼果（如行）的，決不離此因而能有彼果的，這是法住智。所以，**法住智是對於因果緣起的決定智。**這雖然是緣起如幻的俗數法（如不能了解緣起的世俗相對性，假名安立性，而只是信解善惡、業報、三世等，就是世間正見，不名為智），但卻是正見得道所必備的知見。經上說：**如依此而觀緣起法的從緣而生，依緣而滅，是盡相、壞相、離相、滅相，名涅槃智。**這是從緣起的無常觀中，觀一切法如石火電光，纔生即滅；生無所來，滅無所至，而契入法性寂滅。這就是：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，由生滅故，寂滅為樂。」**由無常（入無我）而契入寂滅，是三乘法中主要的解脫法門**（還有從空及無相而契入的觀門）。所以，**法住智知流轉，知因果的必然性，涅槃智知還滅，知因果的空寂性；法住智知生滅，涅槃智知不生滅；法住智知有為世俗，涅槃智知無為勝義。**依俗諦的緣起因果，而後契入緣起寂滅的真實，這是解脫道中正觀法的必然歷程，一定如是而決無例外的。

過去的大德們，就有錯認定盤星，以為孔孟之大學明明德、理學致良知，就是祖師西來大意，於是儒佛融通起來而高唱：「東方聖人此心焉，西方聖人此心焉」，好像其實，儒門大師，即使翻過語錄，用過存養功夫，那一位是確認三世因果的？那一位從緣起的流轉還滅中求正見的？那一位體見一切眾生平等的？根本都沒有三世因果決定的法住智，必然是漂流於佛法的門外。理學大師都不能贊同佛法，而要以拒楊墨的態度來排斥佛法，為什麼？就是於佛法沒有正見，不知佛法的涅槃智，是依緣起因果的法住智而進修得來。佛教徒有祖師崇拜情結，依人而不依法，陷於武斷主觀之仰信而盲修瞎練，將傳統文化及祖師情節至於殊勝之佛法之上，既忽略祖師當時之時節因緣與善巧便，而不又重視原始印度之論書。事實上，依虛大師言“中國諸師，往往多臆說，故不可依為証量”。「觀於海者難為水，遊於聖者難與言」看清楚了印度佛教後，中國的東西就很容易明白。所以，如以為只要談心說性，或者說什麼絕對精神之類，以為就是最高的佛法，那真是誤入歧途了！

禪宗教理直指人心極為高妙，但是開悟者少，未悟者多。所謂教外別傳，佻乎不經聞思即可修行。開悟指得是開示悟入佛之知見，不學經論不能成就正見怎能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？造成不可說，不可思議的東西太多，所以也就容易讓外道乘虛而入。禪宗史上的關於假禪師記載也是不少。而影響中國思想史最著名的，就是

宋明理學，王陽明也被宣傳成儒家的開悟者，宣傳他對儒家天理天道的看法，然而後代不僅無法繼承這種義理，更造成所謂的"狂禪"末流發生，導致士大夫不看書，個個都在參王陽明的公案。大部分"附佛外道"宣傳主要內容，幾乎都以禪宗為主。禪宗雖曾隆盛，但專重向上，直觀，而輕視了嚴密之義學，事相的修習。佛教，這才從平淡而貧乏，貧乏而衰落起來。而後來淨土宗之方便易行，三教合一，更是雪上加霜。蓮池大師就此一問題曾於〈竹窗隨筆〉中談到.....有自負參禪者，輒云達摩不立文字，見性則休。有自負念佛者，輒云止貴直下有人，何必經典，.....亦有實無所得而漫言者，**大都不通教理而護惜其短也。明清以降**，佛教更傾向於崇仰那些不學習經論，或經論學習不多的開悟者、往生者，以為不必聞思正見就可以成就了。近來由於靜坐或氣功引起的"身心變化"，乃至沈沒，有多少人就以為開悟了，可以追得上佛了！**附佛外道**善巧地把握了多數人對佛法的無知與追求神通感應的弱點，錯謬的邪見、穿鑿附會的佛法而未證言證，未悟言悟。而現在念佛者，哪個不是拿著自己生死事大當藉口躲了起來？生死是事情很大，可是佛教的慧命會因為這種找尋逃避的思想變得萎縮。問題在這裡，你高唱末法，意圖是再讓自己的法門成為正法，對不對？但是佛教卻因為你的口號真的變成了末法，是不是會這樣？因為沒有教理基礎，缺少對佛教的基礎了解，要宏揚淨土法門，請問你要靠什麼來宏揚呢？對佛經義理不懂得情況下，怎麼勸人家念佛？還不是說說往生靈感故事，不然就是告訴人家怎麼辦喪事，一切看佛菩薩靈不靈驗，至於什麼是佛法，學不學習，則無關緊要！我們要宏揚正法，當然就要研讀學習正法時代的經教。有人會提出：現在末法時代修四念處行嗎？能得無生法忍嗎？這個疑問。我認為正法住世的時代、像法、末法時代，無差別。就是你肯努力、不肯努力的問題。我也相信正信的佛教徒一聽到末法，不會就只是想到放下五濁惡世的一切趕快往生；應該是向那些鑿石窟、印經卷、取經、譯經、講經的先賢們學習，想法子為後代子孫留下正法的佛教，期待佛法的再興。

根本之道，還是老老實實把貫通教理，特別是末法這個時代，不要說念佛，持咒了，除非師父非常可靠，否則還是要多讀經論才行。

究竟怎麼叫做末法，好像只是個抽象的名詞，現在可以明白，就是對於佛法不大學習 不肯深入地學習，所以佛法在我們心中沒有力量，不能調伏煩惱！末法，末者微也，轉為微末，但有教而無行，無證果時，是為末法時；在家佛教徒、出家的佛教徒，也學習佛法，但是不能修四念處降服煩惱，心裡面有貪瞋癡，不在乎；煩惱照常活動，那這時候佛教是什麼面貌呢？就是末法的現象。

能有教而無行還不錯，至少不會一盲引眾盲，沒有正知正見能說對都不容易。其實佛教徒早就不學習佛法了！例如，解深密經是唯識宗重要的經論，不容易懂，只有一部註解：圓測疏；近代雖有演培老法師之語體譯會方便一些，但仍然要學習圓測疏。然而圓測疏早就殘缺了不全。和法尊法師同時去西藏有一位觀空法師，根據唐末法成法師所譯之藏文，將殘缺部份再從藏文翻回來，補在原來殘缺的金陵刻經處之版，後由趙樸初發動重新刻版細一看還是殘缺的，實在令人失望，實在遺憾！觀空法師翻譯的完全沒有刻版印出來。趙樸初寫的序很好，但

可能沒有真實去讀內容，所以也不知道還是殘缺的。大乘重要學派唯識中重要之參考資料，在我們漢文佛教就是殘缺在那裏，有人發心補足了，印出來還是殘缺，這是我們漢文佛教的醜陋！

另外中論學派，中觀論之註解，主要就是嘉祥大師之中觀論疏，而大品般若經，中國古代的人很多人學習，今天來看只有大智度論是解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；嘉祥大師也有大品般若經疏，收在續藏，但也是殘缺了，保存之部份，文句次第顛倒也亂，不容易明白。

漢文佛教的醜陋即是如此：很重要的經論就是殘缺，由此可以看出來，中國佛教長久以來對大乘佛法重要之學派，中觀唯識沒有人學習。天台三大部也曾殘缺，幸有法師自高麗請回；成唯識論述記等經論，是楊仁山居士從日本請回！台灣佛教確實需要一些針對在家信眾的基礎教育，如正見及道次第的建立，資糧的攝取，障礙的排除，學佛生涯的規劃等等。多數佛教徒的概念是：作功德兵擁護出家法師，捐錢蓋廟，作大法會，慈善事業、大佈施；再不就是念念佛，聽聽道理，還有就是消災免難、去除業障、驅鬼降魔等等。尤其是後者，好像台灣的居士們很容易遇到冤親債主。也難怪今天台灣佛教，乃至其他宗教如此盛行，這都得感謝這些冤親債主登門造訪，不然除了這個以外，好像誰也不知道為何信仰佛教似的。解決冤親債主的問題，就成了日後成為社會人士的人們對佛教的刻板印象，到後來，"法力"高下就成了社會上大眾對"師父"與宗教重要的評價之一。如果問大家為什麼選擇了佛教，大部分回答都不外乎佛力加持和神通感應。過去多年以來，佛教給人一個落伍，無知的印象，其因在於流俗的佛教一直鼓勵與提倡：「不必識字，也可以成佛作祖」，「唸佛就好」因此一直都有很多會念經念佛，也不知道在念什麼。就這樣，在無法向他人解釋原因的情況下，社會就用迷信的角度去批判我們佛教。

多年以來的佛教宣教時常徘徊在感應與神通的範疇裡，因此有些不滿這些宣教方式的人們出來去追求佛教的慈悲教義，作種種佛教的社會福利，佛教也因此有在社會上有不同的印象。但是，強調慈悲，一味的救濟，卻忽略了根本的智慧，只是讓人看見佛教的財力雄厚，絲毫不見佛法慈悲與智慧的真面目。如果我們出家人只做慈善救濟這件事的話，佛法很快就滅亡了！因為出家人沒有時間修禪、修四念處、修八正道，心裡面貪瞋癡不能調伏，就停留在有貪瞋癡的普通的境界上，本身在佛法上沒有成就，即使社會上的人不譏嫌我們是寄生蟲，但是我們這樣子能住持佛教嗎？不要說是得聖道，講經說法這件事，都辦不到。因為不深入經藏，你講不來的；小小的講一點，自己對自己都不一定有信心。即使在佛學院學過十幾年，但是不常讀誦思惟，心裡仍就是猶豫不決、迷迷糊糊的，對自己也沒有信心，經也講不來的。佛教徒如果還是有想要佛教永久的住持下去，有弘揚佛法的意願的話，你要想一想「佛教不要因為我就滅亡了」，應該想一想這個問題。

到底佛教徒在期待什麼？是曠古絕輪的大師來救我們嗎？為什麼佛教徒總是在期待著聖者呢而不去想辦法成為那位聖者呢？為什麼佛教徒總是自憐自艾

的期待他人賜與的加持與庇祐呢？學佛的目的，就是這樣只是發出求救訊號嗎？佛教到底教我們什麼？世尊留給我們那麼多的經教，我們竟然可以略而不論，視而不見？

我們學佛，究竟是學什麼？禪定是不是目的？神通是不是目的？開悟是不是學佛的最終目的？往生是不是學佛最後的目標？那一天自己沒有得到感應或者保佑，是否就對佛法失去了信心呢？像佛法這麼圓滿，為什麼竟然還有人會放棄轉信其他宗教？原因在哪裡？

什麼是業障？業障真的只是冤親債主在作祟嗎？夫妻吵架，感情失和真的是相欠債嗎？個性不合，就是我欠他嗎？原因有這麼簡單嗎？夫婦吵架，有人和雙方當中一人說你前世和他有冤仇，你要念多少經咒去還給他，對方馬上就相信了。為什麼我們就不去想：是不是我真的做錯了？我錯在哪裡？可是有的佛教徒（平時不去讀經典的）卻常常想成，這就是冤親債主的作用，於是大家把問題的答案通通歸咎於這個地方，變成往神通靈異的方向去解決，佛菩薩常常變成了要負擔我們日常生活的奴僕。我們不否認有業力或冤親債主，但主要的是煩惱障。學佛不是期待救贖，重要的是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的智慧，當我們信仰佛菩薩時不是依賴佛菩薩，而是常隨佛學。所謂與佛菩薩相應，也是智慧相應。而所謂佛力加持，指得是增上緣亦即三十七道品，八正道這唯一的道路，學不學、修不修的親因緣還在自己。放棄理性思考學習絕非佛教的本質，大乘佛教的根本教理是般若，絕對不是神通感應，也不是加持救贖，因為那不究竟。

此外修行當然很重要，可是沒有聽文思維，成就正見，盲修瞎練是更危險的。中國佛教的問題在於見淺欲速：

見淺：不重視亦不知道次第之必須，只重修行，不重知識，不重教理（尤其不重無我義），不重思維抉擇，尤其不重論書的學習，阿毗達磨——不違性相——探求性相事理之法義——進一步成爲思修之觀境（實境性相之實義）。

欲速：非要放下世間這一切，專心於玄修自悟（己事未明，如喪考妣）完全不懂什麼叫發菩提心了，死了變鬼，怕死後斷滅（不明白業果相續之理而畏懼死亡、斷滅）一死而前功盡棄之習俗信仰（不明白業果相續之理），於是小說大乘教修小乘行之急証精神復活；入世精神之衰微。甚少聽到，此生幸得聞法，幸得出家，死而無憾。更沒聽說臨命終時：念三寶、念施、戒、天、而心無恐怖的，也很少有人說以此禮佛因緣聞法因緣，聽法，供僧因緣、布施、持戒因緣，將來一定解脫成佛，充滿信心與理想，而生活在三寶光明的攝護當中。